檢視中國脆弱的經濟體質

●張清溪／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前言

1978年中共經濟已經山窮水盡、油盡燈枯。在這生死存亡關頭，中共走上「改革開放」之路。自1949年中共建政起算，以1979年為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專政，前三十年是共產主義經濟，後二十五年轉軌，但轉到什麼經濟呢？很多人可能不假思索的說：資本主義。但是，中共官方不承認這是資本主義，說它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了拓展對外經貿，中共又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它是「市場經濟」。其實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但是，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歐洲、日本等先進國家，反而不承認它是「市場經濟」。那麼，到底中國現在是什麼經濟制度呢？

弄清楚中國經濟是個什麼制度，不是一個表面上的「分類」問題、不是名詞的問題，而是實質上認識中國經濟真相的第一步驟。為什麼呢？今天，越來越多的人說中國經濟「崛起」，現在已是「世界工廠」，[1] 更是明日之星。「三十年內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已經成為很多人立論的「前提」了。[2] 但是，認為中共正處在突突待發的火山口上，隨時會崩潰的看法，也不少。[3] 換言之，中國經濟的處境，各方的看法是南轅北轍，極端分歧的。到底中國經濟真相如何，與它到底是什麼經濟制度，其實是息息相關的。為什麼呢？

1990年代蘇聯與東歐共產經濟體相繼崩解之後，雖然迄今仍有幾個共產國家，但「共產主義無法真正發展經濟」已經被世人蓋棺論定了。[4] 本文以下會說明，今天的中國經濟，其實還是共產主義經濟制度。

本文就在這個基點上，檢討中國脆弱的經濟體質。以下第一節先闡述中國為何現在仍然是共產主義經濟制度。這個事實，也可以用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就是中國缺少資本主義的本質，也就是市場經濟的基礎：自願行為、制衡機制、與倫理道德。第二節將分析這個主題。接著第三節將討論中共的財政狀況，因為這在共產主義經濟下是特別重要的。最後第四節觀察中國社會的穩定性。

一、中國「開革開放」後仍然是共產主義經濟制度

中共「改革開放」迄今，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這與它建政以迄改革開放的期間，約略相當。「改革開放」以前，它是共產主義經濟；那之後又是什麼經濟制度呢？

很多人會說是「資本主義」。因為，經濟制度之分類，表面上是用「私有財產權」之有無與「經濟決策」權是市場分權或中央集權來判斷；而現在中共既不分派工作，人民消費也沒有糧票、布票的配給，個人又可以擁有企業、房地產與股票。但是，前述兩個分類標準（財產權與經濟決策權），其實是從「政府介入市場

的性質與程度」推導出來的。從經濟制度的觀點，市場與政府是對立的。

從這個觀點，中國的經濟制度並沒有因為中共的「改革開放」而有所改變。因為，中共的魔手，對其境內的人民財產與企業經營或企業資本，是可以予取予求的。中共黨政隨意以公權力侵犯中國人民的土地、房舍，造成無數冤民。有些冤民到北京上訪，但能解決的只有極少數。[5] 這種待遇，也不限中國人，海外華人幾乎都不能倖免於難，包括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蘇州科學園區案、[6] 台灣企業紅人王永慶的漳州電廠案等。[7] 中國政府還有一個大規模搶奪民企財產的大案，就是「陝北油田事件」。[8] 在這個事件中，地方政府先用白紙黑字與民眾簽約，誘使民眾投入資金開發油田，然後再以一紙行政命令，強制劫奪了人民高達七十億人民幣的投資。在劫奪過程中，人民被威脅、囚禁、虐待，人數高達六萬人。許多人因此揹負數百萬元債務，這輩子永遠沒有還清的一日。

因此，今天這個經濟制度，根本還同樣是昨天那個共產主義經濟制度！它同樣是那個共產黨在專政，人民身家性命財產同樣緊緊掌握在共產黨的黨政機器裡。不同的是，人民可以拚命努力工作；而且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少數人（所謂知識精英與企業精英），可以從共產黨的特權那裡分到一杯羹。

中共自稱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一個無所不在、無限權力的共產黨「黨國專政」政府，加上一個特權橫行、唯錢是瞻的「黨國資本主義」，實際上還是共產主義。原始的共產主義在實驗了七十年後，已經被蓋棺論定是一個不能發展經濟的制度；中共藉著「改革開放」將它變形之後的這個制度，能真正發展經濟嗎？

不行，因為它的本質是一樣的。它雖然給人民解開了綁在手上的鎖鏈，換上一根看不見的鋼索，讓你可以活動了，卻跑不出它的掌控。這絕不是一個可以永續發展的制度；以下的分析可以做為佐證。

二、資本主義的基礎：誠信、道德

批評中共現在的制度是「唯錢是瞻」，可能有人會反問這有什麼好批評的？這不正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嗎？不是的。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裡，個人當然可以追求他的最大效用，但這個個人的「賺錢」行為是建立在「自願行為」、「制衡機制」、與「倫理道德」之上的。這些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或說市場經濟的基礎。

資本主義也有人說它是「個人主義」，其實它是「尊重個人選擇」的意思。個人的行為完全出於自願，這個自願行為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權」，甚至要制定一部國家根本大法（憲法），來保障這個基本人權不受國家機器（公權力）的侵犯。這就引申出「制衡」這個本質。當然，個人的自由也不能侵犯到別人的自由。因此相互尊重的個人之間，在市場上自動產生相互制衡的機制。

這裡談到的「自願行為」與「制衡機制」，其實已經包括在前一節裡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裡。中共「改革開放」後，人民仍然不能落實「自願的行為」，因為政府可以隨時剝奪人民的身家性命財產，這是為什麼我們說中共現在仍然並非是市場經濟。

在這兩點之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倫理道德。怎麼看出倫理道德的重要呢？在市場經濟下，經濟發展的根本理由是「分工」。[9] 分工

就是人們都只專業在一兩項工作上，不再「自給自足」了；此時每人的食衣住行生活所需，都要到市場上購買。也就是說，人人都把命交託給別人了。這必須是大家互相之間相信別人。例如，賣給你的食物不會下毒、賒借物品會還，訂的契約能夠履行等等。交易的面愈廣，誠信的要求愈高，從相信熟人進而到要相信陌生人；當經濟更發達，最後要能信任制度。美國遭遇九一一恐怖攻擊，對社會衝擊很大；但比起恩龍案（Ernon），卻遠遠不如。因為，恩龍案代表著人們對專業會計師、對上市公司經理人可能喪失信任，而這才真正衝擊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根基。

我們看今日的中國，偽劣商品充斥，商人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人與人之間喪失了基本的信任，已經到了「殺熟」（為了個人的利益，不惜坑熟殺人）的地步。[10] 這種社會怎麼有永續發展的可能？

為什麼中國社會道德滑落到這種地步呢？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有計畫、有系統的破壞所致。[11] 可能有人不知道，中國道德淪喪到什麼程度。今天中共正用國家機器，活活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內臟器官，包括肝、腎、心臟與眼角膜等等，然後出售圖利。[12] 這種慘無人道的反人類行為，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社會道德居然墮落到這種地步，這個社會怎麼會有未來？

三、政府財政問題

在中國經濟社會裡，中共那隻「看得見的手」（黨政機器）無所不在，是個標準的「大政府」。這個大政府在「專政」的旗幟下，毫無節制的搜括民脂民膏，造成中國社會「國富民窮」。這樣的經濟社會，一旦政府資源枯竭，整個制度就將崩潰。

中共的政府財政赤字，在帳面上看，並不嚴重。以2004年為例，當年中國GDP（國內生產毛額）十三兆六千五百一十五億元（人民幣），政府收入二兆六千三百五十六億元，支出二兆八千三百六十八億元，赤字二千零五億元，還不到收入的十分之一。這樣看來，中共財政算是相當健全的。

但是，在這表面下的財政黑洞，則是相當可怕。我們不講大家熟知的銀行呆帳問題。我們在這裡要提出兩個政府財政黑洞，作為瞭解中國政府財政真相的參考。第一個是退休金「空帳」。中國的退休金制度，原來採用的是「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因為一胎化的結果，中國社會的人口老化將是世界最快的，不久的將來，想要從越來越少的就業人口課稅，來養越來越多的退休人口，將會非常困難。政府也看到這點了，於是將退休金改為「儲金制」（fully funded）。

但在改制時，原來的退休人員，與還來不及自己儲備退休金的新退休人員，政府並沒有預存他們的退休金，但已沒法向現在的就業者去課稅了，因為他們要自己儲備未來的退休金。無奈之下，政府於是挪用了適用新制者的銀行儲金，去支付舊制退休者的退休金，造成新制儲金帳內有帳無錢，形成所謂的「空帳」。這個空帳從1997年的一百四十億（人民幣），一路飆升到2004年的六千億。2005年4月22日，新華社發表前財政部長、現任中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的談話，說這個「空帳」已經累積到一兆了。這個一兆空帳，是2004年政府財赤的五倍。

但是，實際上中國納入退休制度者，只占全國勞動力的15%。

第二個財政黑洞是地方政府債務。今年3月中共在「兩會」（全國人大與政協）期間，胡溫提出要「建設新農村」。3月4日新華社發表了一篇〈數千億縣鄉財政赤字成中國新農村建設「絆腳石」〉。[13] 根據該文，中國「鄉、村」兩級政府的債務：平均每縣是二點五五億；中國有二千一百個縣，簡單計算可知，（縣轄）鄉、村兩級政府的債務，高達五千三百五十五億元。同文中又說，縣級債務還更多，意思是「縣、鄉、村」三級政府的債務，超過一兆。這又是另一個帳面財政赤字的五倍。

文中還說，中國財政部在2002年曾作統計，全國各縣府，有73%有財政赤字，而且赤字占縣級財政支出總量的77%。這表示，縣政府每支出一百元支出，只有二十三元的收入，支出超過收入的四倍！

李昌平曾指出，2000年中國的縣鄉村政府債務有六千億。[14] 換言之，五年來，縣鄉村債務增加了快一倍！

四、社會安定性：失業、分配、抗爭與環境生態

在中共高壓統治下，中國社會很不安定。中共自己公布社會暴動次數，2004年是七萬四千次，2005年增加到八萬七千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平均每天二百三十八件暴動。

中國人要批評政府，首先要給政府戴上一頂高帽子，例如要指出社會的危險問題，先要說現在是中國最好的年代，所謂「盛世」，所以叫做「盛世危言」。胡鞍鋼等人在2002年發表了一篇中國存在的社會問題，題目就是〈經濟發展背後的不穩定〉。[15] 這篇文章裡面有一段話，可以用來綜合中國的社會問題。它說：「我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峻，再次逼入社會不穩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基尼係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

其實，不必這麼多「世界第一」，這個政權就應該垮了。有這麼多問題，中共看起來還仍然穩穩統治者，這才是中國最大的奇蹟。只怕這個奇蹟不會持續太久了。

中國的失業率，在官方網站上只公布「城鎮失業率」。這個失業率迄今一直呈緩慢增加之勢。中國經濟成長率近年都超過9%，失業率卻同時在增加中，實在是自相矛盾的。但即使如此，鎮城失業率也只不超過4.5%。

> 中共計算這個城鎮失業率中的「失業人數」（失業率是「失業」除了「失業加就業」的比率），是所謂的「城鎮登記失業人員」，其定義是「指有非農業戶口，在一定的勞動年齡內（十六歲至退休年齡），有勞動能力，無業而要求就業，並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求職登記的人員。」

世界通用的標準失業率，失業者是沒有年齡上限的；而中國在接受登記時，據說實際上凡在退休年齡前十歲內（即男五十歲、女四十五歲以上），就不准登記求職了。其結果是中國沒有中高年齡失業者。不但如此，那些流落城鎮、但沒有城鎮戶籍的失業農民工，也不計算在內。

也就是說，這個失業率無論如何都是錯誤的。根據中國全國總工會的調查，實際的城鎮失業率，超過12%。至於中國全國失

業率，那就更高了，因為農村存在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根據北京理工大學經濟研究室主任胡星斗教授的估計，中國全國失業率，應在20%～40%之間。中國流亡美國的經濟學家何清漣與台灣的中國農業問題專家田君美博士，也有類似的估計。這麼高的失業率，已經超過美國在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的水準了（那時美國失業率最高曾達25%）。

由於幾年前中國大量擴充大學招生人數，近年來各方反應，大學畢業生就業非常困難。又因政府給各校下達就業指標，造成不少造假情事，有些甚至結合高校畢業生（出身農村者）想落籍城鎮的願望，強迫學生虛報就業（否則就不讓在城鎮落籍）。

中國還有一個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所得分配懸殊。這不只表現在農、非農部門間的差異，地區間也很明顯。實際上，「改革開放」後，雖然人人工作努力，但實際上獲取成果的，除了政府利用各種手段向人民課稅，[16] 只有黨政特權，以及少數學術精英與商業精英才能分到一杯羹，造成國富民窮外；又因這種懸殊的分配與當權者的貪污腐敗密切相關，造成人民普遍的仇富心態。這也是社會動亂不斷的理由，任何小糾紛都可能釀成大動亂。

另外，中國在扮演「世界工廠」的過程中，完全忽略了環境與生態，造成了生態浩劫。[17] 根據鄭義的估計，1997年中國生態破壞的成本是二十一兆人民幣，而當年的GDP才七兆。2004年，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空氣與水污染的成本，占GDP的8%；而中國中科院自己估計，因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成本，更高達GDP的15%。《武漢晨報》（2004年10月11日）報導，由全國政協組織的「保護長江萬里行」活動，經過十二天沿途考察八省二十一市後，得出推斷：長江水系已陷入深度危機，十年內長江水系生態將瀕臨崩潰。中國發展研究院院長艾豐指出：「現在長江面臨六大危機」。[18]

中國環保總局副總局長潘岳，2005年5月在北京舉辦的「財富論壇」上，跟世界各國企業領袖演講公開表示說你們認為中國是「世界工廠」，我擔心中國已經變成「世界垃圾場」。他在該年3月，才說中國將有一點三億的生態難民無處容身，因為在全國有二十二省市因生態破壞（包括無飲用水）而要遷出一點八六億人，但是只有廣東等少數沿海地區可以接受五千萬人。最新統計，中國沙化土地已達一百七十四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18.2%，且沙化面積每年仍以三千四百三十六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造成沙塵暴、河道斷流等自然災害發生頻仍。其實，在「改革開放」之前，毛澤東發動的「圍湖造田」、「消滅麻雀」等運動中，早已重下禍因。

結語

以上從經濟制度、誠信道德、政府財政與社會安定等層面，討論中國經濟的體質。從這裡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存在的根本問題，與表面上的繁榮昌盛，構成極大的反差。這些深層的因素，說明中共走上的這條「漸進式」（gradualism）經濟轉軌，是一條沒有出路的死巷。中國經濟體質的脆弱，不言而喻。

【註釋】

1.如見日本人黑田篤郎所著《中國製造：揭開「世界工廠」的真相》（台北：（經濟新潮社，2002）。

2. 如見 Steve Ellis and Orit Gabiesh, “Outsmarting China’s Start-Aroun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69, No. 6, July/Aug., 2006, pp. 5-9) 的第一段。

3.典型的例子是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台北：雅言，2002）。

4.這可不是一件直截了當的事。在1960年代，美國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Paul Samuelson對蘇聯經濟，是相當看好的（參見他在1960年代的*Economics*版本）。一直到1980年，還有不少歐洲專家預測，十年後蘇聯經濟會趕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豈知十年後，就是1990年蘇聯即崩潰了。

5.根據美國之音2005年9月21日的報導，過去二十年，中國法院接待處理民眾來信來訪的案件增加了五百倍。中國國家信訪局承認，群眾信訪總量目前仍然呈上升趨勢，而且群眾上訪反映的問題中，八成以上是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應予解決的。但據2004年的調查顯示，實際上通過上訪解決的問題只有千分之二。

6.見Joe Studwell, *The China Dream* (N.Y.: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2), pp. 138, 149.

7.見高為邦，《投資中國你必須知道的陷阱》，（台北：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2005）。

8.見高智晟，《中國民企維權第一案》，（台北：博大，2006）。

9.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人類迄今討論如何發展經濟最偉大的書。這書有五篇，第一篇第一章的標題就是「論分工」。

10.參見鄭也夫，《信任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鄭也夫、彭泗清，《中國社會中的信任》，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

11.參見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台北：博大，2004年）。

12.見David Kilgour與David Matas所做獨立調查報告（http://investigation.redirectme.net）。

13.請參閱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04/content_425562 5.htm。

14.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北京：光明日報，2001年，頁296。

15.參見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2002）〈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戰略與管理》雙月刊，2002年第3期。

16.陳桂棣與春桃所著《中國農民調查》中，陳述農村青年要結婚，要繳納各種費用，包括：結婚證工本費、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費、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簡直匪夷所思。河北的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則說，中國農民要把家裡剩餘的雞蛋拿到市場上賣，要經過四十幾道手續；其實就是各個單位向人民要錢。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17.參考鄭義，《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香港：明鏡，2001年）。

18.包括(1)森林覆蓋率嚴重下降，泥沙含量增加，生態環境急劇惡化；(2)枯水期不斷提前，長江斷流日益逼近；(3)水質嚴重惡化，危及沿江許多城市的飲用水，癌症肆虐沿江城鄉；(4)物種受到威脅，珍稀水生物日益滅絕；(5)固體廢物污染嚴重，威脅水閘與電廠；(6)濕地面積日益縮減，水的天然自潔功能日益喪失。◎